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20年4月13日 星期一
责编：何欣禹 邮箱：hwbrmrb@163.com

开往春天的列车

何欣禹

一

列车飞驰穿过江汉平原，300公里后，在武汉扭头向北。每逢节假日，我总会乘坐这组高铁从老家宜昌返回北京。窗外的风景被快速行驶的列车裁剪成无数帧画面，让我应接不暇。近处的树木、电线杆倏地一晃而过，远方的村庄、农田则缓缓地后退。我看着尖顶房变成平顶房，弯腰的稻子变成笔挺的麦子，苍茫的华北平原在视野里无限延伸……列车减速，红砖绿瓦的建筑与高楼大厦交相辉映，终点站北京到了。

这趟旅途大约花费7个小时的时间。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并不算短，但在没有高铁的年代，我从老家去一趟北京得花上一天一夜。大约是在20年前，母亲带我来北京旅游。那时，绿皮车里塞满了人，除了坐在座位上的，还有站在过道的，靠着行李的，蹲在洗手池旁的，他们或聊天、或打瞌睡，或木然地盯着窗外。即便如此拥挤，列车员仍会推着小货车在狭窄的过道里来来回回，一边用标准的北京腔说“挪一挪脚来”，一边拖着长长的声调有节奏地叫卖。每到这时，我便会用渴求的眼神看着妈妈，示意她买点好吃的，不过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是没关系，每到一个小站，站台上还会有许多推车售卖食品的小贩围过来，也不用下火车，从车窗把钱递出去就行。他们大多卖些玉米、卤鸡蛋、花生、牛肉干之类的食品，夏天也有卖冰棍儿的。到了夜里，车厢里聊天的人少了，灯也关了，我只好躺在硬硬的卧铺上，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陌生人的鼻息甚至是如雷的鼾声，在列车哐当哐当的声响中，渐渐入眠。

二

十多年后，京广高铁全线开通，从北京到广州铁路沿线的城市都接上了这条快速通道，洁白的“子弹头”沿着东经110°~115°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广州，一天内即可往返。几乎同时，我的家乡也修好了直通武汉的动车轨道，从宜昌到武汉原本5个小时的车程被缩短为2个小时。第一次坐动车去武汉上学是夏末，我带着一个30寸的大行李箱，手里拎着两个行李包，随着人流挤上了动车。棕色的软座，封闭的空调车厢，比起过去干净舒适了许多。不过人依旧不少。一阵骚动后，人群渐渐安静下来，各自坐下。我望向窗外，连片的水稻已经青黄相接，温柔地泛起稻浪，再过一两个月，它们就要迎来收割。动车飞驰，我想起了铁凝小说《噢！香雪》里的那辆火车，想起香雪跳上火车时的勇敢。大约快抵站时，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金属摩擦声响，“快看，这是长江！”坐着的人把头扭向窗外，站着的人则屈身贴近车窗。我也和他们一样，十分激动。那一刻，列车正在公铁两用的武汉长江大桥上飞驶，桥顶是汽车和行人，桥下是宏阔的滔滔长江，江面雾气飘渺，令人心潮澎湃。这算是我第一次认真观赏长江。之后每一次途经，我都会想起这次“横跨”长江的情景。

后来，火车的路线越来越长，速度越来越快，也把我送往远方继续求学、工作。以前需要花费几十个小时才能到的地方，在高铁时代，变得天涯咫尺。如今，越来越多人喜欢选择高铁出行，新闻上说，截至2019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3.5万公里。中国3.5万公里的高铁线，几乎接近赤道周长。更重要的是，列车的意义也不再局限于工具层面。

三

2018年我曾坐S2动车去延庆，这是北京的一条城际铁路，途经居庸关长城、青龙桥站和八达岭。每到3月中下旬，北京气温回暖，居庸关长城两边漫山的樱花、桃花和杏花就涨红了脸憋足了劲儿，含苞欲放。我去的那一回，粉白色的杏花开得正盛，一团又一团，铺满了山坡和山谷。尽管山林尚未全部翻绿，但看上去有一种刚毅的美感，与蜿蜒的长城相映成趣。列车穿越在居庸关长城溪谷间的花海中，由于是在山间，时速并不快，我坐在窗边静静观赏，不时拍下几张春光。

列车行驶到青龙桥站，车尾会变成车头，以“人”字形折返式爬坡。听说这是当年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时最为艰难的路段，由于这段路坡度实在太陡，最终采用了“人”字形铁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完成了修建。窗外繁花依旧，我不禁出了神，遥想100多年前，这里又是怎样的景象。

于列车之上读风景、读历史、读人生，列车的意义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列车载着我去往全国各地，而每一次乘坐，都有新的体验。从绿皮车到普通特快再到高铁，这些年，我看到一个个“高铁旅游圈”形成，绿水、青山、花海和名胜古迹被“和谐号”“复兴号”像串糖葫芦一样连接起来；看到“一日阅尽江南景”成为现实，“快旅慢游”成为新常态；看到家乡与异乡的距离不断拉近，朝发夕至成为平常。沿途风光无限，坐火车或是坐高铁出行本身，也成为一件快乐的事。

春又来到，开往春天的列车已经在路上。

上图：四川省绵阳市境内，高铁穿过成片的油菜花田。

杨安文摄(人民图片)

左图：青岛市拥有发达的铁路系统，为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提供了便利。图为游客在青岛市中山公园樱花大道上赏花拍照。

王海滨摄(人民图片)

白龙江溯源

曲 三

5年前，我曾经去过白龙湖，这个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的大湖，有着“西南第一湖”之称。水域宽阔优美，岛屿星罗棋布，水鸟云集，溶洞成群。难以忘记，坐在快艇之上游湖时那酣畅淋漓的感觉；也曾经体会过风雨骤至，湖面波起浪涌、波澜壮阔之美。

当时，我便想：这样一个烟波浩渺的大湖，它来源何处？是什么赋予了它如此磅礴的胸怀、如此涌动的激情和如此强悍的力量？那会是一个有着怎样伟大生命力的源头？

没想到，5年后，我因着援藏的关系，来到了“天边的若尔盖”。而在这里，竟然找到了白龙湖和白龙江的源头——位于四川和甘肃交界处的郎木寺。这真是一种神奇的缘分。

于是，在一个春天的周末，我便拿起相机，奔向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

车从县城出发，沿213国道一路向北，经过水草茫茫的热尔大草原，越过若尔盖十二部落的神山以及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水岭——日尔朗山，就进入了传说中灵魂栖居的“香巴拉”——郎木寺。

“金盆养鱼”是对郎木寺地形的形象概括。东面是嶙峋光秃、造型雄伟的红色石山，远远看去，像极了澳大利亚著名的乌鲁鲁大红岩；西面是林木森森、流水潺潺的神居大峡谷，朗木寺便位于中间那块风水宝地。这里从唐朝开始便是“茶马互市”的古道，扼川甘两省交界的枢纽。每年都有许多藏民来到郎木寺中虔诚地朝拜。而我此行的目的地，主要是探寻寺庙西南的神居大峡谷，也是白龙江的源头。

郎木寺后面，一条潺潺的溪流蜿蜒而下，宽约五六米，水很清很浅，毫无杂质，在明媚的春日照耀下闪着波光。同行的藏胞说，这就是白龙江了。

溯江而上，前面两座陡峭的山崖相对而立，形成一个深深的大峡谷，白龙江就从峡谷中流出。峡谷入口处，有个“拉则台”，俗称插箭台。后面石壁上彩画着释迦牟尼和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打坐莲台的佛像，佛像下面错落有致的刻写着藏文六字真言。入口左边的高山上古木参天，云雾缭绕；右边便是郎木寺地名来源的山洞，即“仙女居住的地方”。洞口扁阔，朝拜者需躬身而入；洞内豁然开朗，挂满了哈达和经幡，显得神秘而吉祥。左侧的钟乳石便是传说中的“仙女”了。离仙女不远处有个向内深陷的洞，约有两米长，叫“中阴洞”，一块形如灵芝的石头撑着洞顶。几个藏族同胞正在钻洞，据说钻过后便完成了从前世到今生的轮回。

从洞中出来，继续溯江上行，只见溪流越来越小，终于看到了几处泉眼，上面的石壁上用汉字和藏文书写着：白龙江源头。无比清冽的泉水从谷底的碎石和侧面的石壁中汩汩流出，汇集成白龙江最初的模样。这泉水被当地人称为“乃溪”（圣水），听说它十分神奇：冬天再冷不会结冰，大旱之日不会干枯，暴雨之时不会洪涝，冬暖夏凉，四季清澈。

我虔诚地用双手掬起一捧“圣水”，喝了一口，满嘴的清凉和甘甜顿时把旅途的劳累一扫而空。我感恩和感叹着大自然的造化，就是这小小的几眼泉水，最后竟成就了一条滔滔大江，养育了无数生灵。

上图：白龙江畔油菜花盛开。 **来自百度**

去扬州看运河三湾

李明富

身居丘陵，村庄里的几口当家塘，就像沙漠里的绿洲一样，令人稀罕，给人希望。及至年长，方才看到胥浦河、仪扬河、大运河等，蜿蜒的河道，奔涌的水流，丰富了我对河水的想象。运河三湾，亦是如此。

古文中，“三”通常是个虚数，泛指数量多，但运河三湾之“三”，应是个确数，是真正的三道湾。

运河之水自北向南，一路裹挟了黄河、淮河等诸多水体，泱泱而来。途经江苏扬州城南二里河一带时，因河道相对狭窄，势头趋猛，仿佛雄鹰俯冲直下，猛然间收不住脚，迅疾而汹涌，来往船只被冲撞得晕头转向，不是阻滞就是搁浅。

降低流速，例行做法是筑坝拦截，令河水受阻减缓，“分道扬镳”。明代扬州知府郭光复，不知是受了高人指点，还是自己脑洞大开，于万历二十五年，率民工自南门二里桥的河口起，令运河左拐一下，右弯一下，如蛇爬行，转来折去，在姚家沟接通原来的河道，形成曲折的“三湾”，注水之后，静水流深，通航顺畅。

大禹治水之后，水利治理通常是疏导，裁弯取直便是惯常手法。智慧的扬州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舍直改弯，运用“三湾抵一坝”的原理，阻滞水流。这厢运河“急湍甚箭，猛浪若奔”，而热情的扬州人，偏要运河曲折迂回，盘桓逗留，“水儿哟你慢些走，慢些走”。

变直为曲增加了河道长度和曲折度，本来100多米的河道，犹如一根橡皮筋，被拉长到1.7公里，状若符号“Ω”，酷似倒伏的大肚窄口宽边坛子，水位提升了，流速减缓了，终究“化险为夷”，从此岁岁安澜。

三湾水流舒缓了，文人墨客、富商高僧便多在此处舍舟登岸，进入春风十里、二分明月的扬州。三湾草木葳蕤的同时，扬州更是人才荟萃。

有水便有桥，三湾的桥颇有特色。且不说曲折绵延的临水栈桥，也不说遥相呼应的琴瑟桥和锦瑟桥，单是一南一北的两座标志性桥梁就很值得玩味了。北端的剪影桥，是一款巨幅的拉花剪纸，以现代工艺展现了扬州非遗剪纸中拉花以透空的艺术，红艳而柔和，真切而形象。南部的凌波桥，寓意“凌波微步”。桥体雪白，弧线优美，犹如长虹卧波，是扬州因“州界多水，水扬波”而得名的巧妙表达，契合扬州“水域共生”的深厚文化底蕴。

古人云：“听雨多临水，看云长傍山。”在三湾，多的是这样美妙的去处，让人临风读雨，看天赏云。

河畔的听雨榭，漂浮的屋顶，波浪造型，摒弃单调的平顶设计，独特新颖。置身其中，听细雨淅沥，观流水潺湲，别有情趣。

在三湾，玉凤台、九龙冈、津山远眺都是登高望远的好地方。玉凤台上，满是梧桐树。传说，梧桐树乃树中之王，凤凰非梧桐不栖，“栖凤安于梧”。想来玉凤台上的梧桐既是寓意“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也表达了旧貌换新颜的自豪感吧。九龙冈、九龙潭，相依相傍，或许是“飞龙在天，潜龙在渊”的智慧暗示。缘来也并非凭空杜撰，有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为证，与康熙皇帝南巡时在此避雨的故事有关。九龙冈虽不巍峨，但植被丰茂，郁郁青青，登临其上，舒臂振衣，自应心胸开阔。津山远眺，融入了扬州园林精致玲珑的特质，多用“挑”“飘”的叠石艺术，将7000多吨湖石堆叠成小山。虽然高仅12米，但山体看起来也是比较险峻的。攀登至顶，极目江南，远山近水，视野疏朗，最能体验“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意境。

江淮之间，地貌复杂，高者如丘陵，平者如圩地，低者如里下河地带。居丘陵如我者，一直对江河湖泊充满向往，走进三湾，好似西北人来到了气候温润的东南沿海，充沛的河水是奢侈的享受。

运河，每天都在书写新的历史。此后，三湾已无须遥想，脚一抬，便可抵达。

上图：素有“天然氧吧”之称的扬州市运河三湾风景区。

孟德龙摄（人民图片）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在希望的田野上奋斗
施光南故里加快复工建设

小 凤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浙江各地复工复产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在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东叶村“希望之光——施光南故里”一期项目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民房外立面改造的最后收尾工作。“3月初项目正式复工，我们争取在4月底前完成一期施工。”村党支部书记陈姣风说。

“改革先锋”“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曾谱写《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等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东叶村正是他的家乡。近年来，这个只有1800余人的普通浙中乡村不断探索发展之路，依托这一人文资源打造的“希望之光——施光南故里”项目，就是村庄转型升级的重要工程。

2014年以前，东叶村村民以养猪为主，虽然增收不少，但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污水遍地，臭烘烘的。”65岁的村民施存社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情景。“蚊子苍蝇到处飞，大家都不敢开窗户，小孩子也不愿意回来。”

随着“五水共治”工作推进，2014年，东叶村的村民们纷纷拆除了养殖场，转而种起了白桃，施存社就是其中一员。种桃给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收入，每年春天，2000余亩桃花绽放的盛景更让村子声名远播。“去年桃花节，就有1万多名游客来赏花，知名度提高了，我们的桃子销量也更好了。”施存社说。

游客的到来让这个距离城区近30公里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部分村民开起了农家乐，但是依托农业资源发展的乡村旅游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除了桃花节、白桃丰收以及收橘子这三个时间段，其他时候游客就不多了。”陈姣风说。如何留住游客成为新的课题。

2018年底，金东区提出以实业兴区、创新强区、生态立区、人文富区“四大战略”为支撑，高质量建设和美金东、高水平打造希望新城。围绕施光南这一名人文化品牌打造音乐之乡，是金东区实施人文富区战略的重要部分。2019年，“希望之光——施光南故里”项目落地东叶村，给村庄发展带来新契机。

杂乱无章的农房外立面被粉刷成五颜六色，家家户户门前打造美丽庭院，水泥路变成柏油路，露天的电线被埋入地下，桃花流水步道沿溪而建，光南大舞台拔地而起……“现在整个村子的面貌完全改变了，旅游公司也进来了，希望今后村民的收入能大大提高。”施存社说。

近日，金东区围绕“四大战略”出台了80条政策措施，为新一轮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努力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随着政策出台，“希望之光——施光南故里”二期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在施存社看来，村子的发展就像施光南的歌曲中唱的那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上图：市民在施光南音乐广场游玩。 **葛跃进**摄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